

為文章舉筆立就莫不雄深宏偉言
雅而旨遠至於 詔諭遐方明燭萬里若洞
見其肺腑肝真所謂

天生聰明可望而不可及者矣宋濂亦云
天縱聖能形諸篇翰揮灑之際思若淵泉頃刻
之間烟雲滿紙殷彝周鼎未足喻其古泰山
喬嶽未足喻其高風霆流行未足喻其變化

蓋由

聖德粹純無聲色之好無遊畋耽樂之從聚精
會神凝思至道形於心聲同功造化蓋二
所仰贊者如此果能形容其萬一哉昔孔子
之贊堯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
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

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臣以為此乃所以
贊我

高皇也堯之文章不傳於世堯典所載乃

史臣今我

高皇闡為製集

天言

帝訓得播人寰乃生人之大幸宇宙之至寶也

臣以是不揆愚陋與人宣說宣說之後稍為

註脚非敢謂得

聖心之精微亦姑以便初學之討求而已名曰
訓行錄蓋竊取洪範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
光意也限於時日未及全釋姑存而附刻焉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稽首頓首謹識
萬曆二十五年歲次丁酉仲秋言

卷上

卽位詔

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旣終。

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土疆。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

上天眷顧

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

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爲皇帝。以主黔黎。勉循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于鍾山之陽。卽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爲洪武元年。是日恭

詣

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

太社太稷于京師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自元辛卯汝穎蘄黃民皆起爲逆徐宿之盜蔓及鍾離壬辰陷濠城

高皇卜於神避亂守舊孰吉皆不許卜倡義神

笈卓立以告乃入濠城乙未渡采石下姑孰

丙申入建業己亥平浙東癸卯平僞漢丁未

平僞吳遂定中原戊申卽皇帝位自起兵至

是凡十有七載功德綦隆乃正位號謙之至

也先是

上祝天如臣可爲生民主伏望

帝社來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可至日

當降烈風異景使臣知之京師自舊臘以來

雨雪連綿城市陰晦及祭告卽位天宇澄清

風和景霽香霧上凝下靄獨露中星蓋天開

景運之徵也且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志明人

倫也

高皇乘龍御天旣大明於當年而真儒善治繼

出又大明於萬世生斯世也爲斯民也可謂

厚幸矣學者不相與共明此學以躋斯世於

大猷負也惡乎敢哉

教民榜

以六諭教萬民。一曰孝順父母。二曰尊敬長上。

三曰和睦鄉里。四曰教訓子孫。五曰各安生理。

六曰毋作非爲。

臣師羅汝芳曰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我

高皇聖諭數語直接堯舜之統而兼總孔孟之學者也往時儒先每謂太平原無景象又云

皇極之世不可復見豈知我大明開天千載一日造物之底蘊既可窺

舉世之心元亦從直指盡數九州四夷之地何地而非道盡數朝野蠻貊之人何人而非

道雖貧富不同而供養父母則一雖賢愚不

等而教訓子孫則一雖貴賤不均而勤謹生

理則一故芳至不才敢說天下原未嘗不太

平而太平原未嘗無景象而王道極其蕩平

亦且極其正直不容作好作惡於其間也然則皇極世界舍我

大明今日更何從求也哉故前時皆謂千載未見善治又謂千載未見真儒計此兩段原

是一箇但我

大明今日又更奇特蓋古先多謂善治從真

儒而出若我朝則是真儒從善治而出蓋我

高皇天縱神聖德統君師只孝弟數語把天人

精髓盡數捧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掌上以我所能知民所知天下共成一大知也

能盡出天然聰明自可不作豈非聖治之既善而儒道之自真也哉竊謂論治理於今日

者非求太平之為難而保太平之為急談學問於今日者不須外假乎分毫自是充塞乎

天地如此光景百千萬年乃獲一見而吾儕出世忽爾遭逢於此不思仰答

天恩勉修人紀敢謂其非夫也已或問保太之急既聞教矣不知所謂保太其作用又須何

如曰天下太平者非他即人心和平之極也
人心之和平者非他即中庸之各率其性而
爲孝爲弟爲慈平平而徧滿寰穹常常而具
在目前者也此個人情萬古不變卻原是天
命生生萬古流行而不已也三代以前帝王
所以爲治聖賢所以爲學必先以維皇降衷
民有恒性天生蒸民好是懿德而云天地之
性民爲貴焉總是知天命而畏之戒謹恐懼
不惟自己不敢怠忽即上下一體於臣人民
物亦不敢或至傷殘今詩書之訓具在如一
有戍役一有征求悲歌存恤不是念其父母
卽是念及兄弟不是念其兄弟卽是念及妻
孥無非保合乎天和而聯屬家國天下也故
曰從古帝王以人道待人又曰帝天之命主
於人心皆的論也其後至於春秋戰國又極
而至於秦皇楚伯則草薶禽麋無所忌憚極

甚而莫可反矣嗣是而漢晉唐宋英君義辟
未必無人然求如我

太祖高皇帝獨以孝弟慈望之人人而謂天地
命脉全在乎此者則真千載而一見者也芳
竊有臆見天下之事惟恐其根芽種核之未
真而不患其枝柯花菓之不結蓋種核入地
則生意自充人雖不覺而勢將難已此學自
微言絕於聖沒異端喧於末流二千年來不
絕如綫雖以宋室儒先力挽亦未如之何惟
一入我

明便是天開日朗蓋我

高皇之心精獨至故造物之生理自神所以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故在今日不惟太平景象
昭布而莫掩雖保泰樞機亦運掌而無難矣
又曰大易之乾惟稱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蓋
非此日用平常則天命之生化何自而顯著

人心之活潑何自而因依故即此便是真誠而天下萬世所當共爲存主外此便是邪妄而天下萬世所當共作防閑盖有正便有邪有誠便有僞自古爲然豈獨末世乃始紛亂但孔孟費多少氣力放之閑之於春秋戰國竟無少補我

高皇纔止數語而萬年天日一時頓然開朗故

明今日方是盖以天命之知得諸天縱聖心而率性之道宣諸立極神語即天地幽明皆相敬聽八荒四極靡弗欽承芳共諸君止須稽首贊揚無容更多長說又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此所以仁親性善之旨自孔孟已將涓滴至我高皇一旦而洋溢四海二百年來日新月盛而歲不同今若自上逮下由寡及衆合力揚波

而沛然達而充之則盡洗炎蒸之苦而共登清涼之界不過舉手之間而其樂將熙熙於萬宇矣按臣師所以揚厲

聖謨者即其平生所自學者也臣因此然後知誦法

高皇而搜尋全書讀之又由以見臣師識其大也是用不敢隱匿增損而備錄之

農桑學校詔

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降條章。使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由赴京者。皆

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由甚與朕意相違。特敕中書。令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者。論擬違制杖降罰。歷三年後。注以吏事出身。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於戲。彝倫不整。實君師之過。坐享民供。亦豈職分之當為。斯言既出。臣民奉行。永懷多福。

地之有利必資天時。少違其時。雖有地利而不全獲。故曰負農桑以養之。所以作之君也。學校以教之。所以作之師也。昔大舜即位之初。首咨十二牧。所云食哉。惟時者。即農桑之

謂所云柔遠能邇者。即學校之謂。前聖後聖若合符節如此。

免應天太平鎮江等處稅糧詔 洪武二年正月

朕本布衣。率眾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其鎮江太平宣城廣德為京師之翼郡。至如興師旅。定群雄。六合一家。軍需錢糧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子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心拳拳。舊歲曾免稅糧。忽遇天旱。免無可收。縱使不免。亦無可徵。雖惠不及。於心有歉。其

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宣州已行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再免一年。及廣德滁和無爲今歲稅糧亦與蠲免。以甦吾民。稱朕意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卽位之年已免數郡之稅而民因旱無收故云雖惠之而不及故再免也是年北平燕南河東山西北京河南潼關唐鄧秦隴等處俱免寧國亦免其明年又免應天等府山東河南北平又明年免江西兩浙五年又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九年免河南等省揚州池州安慶徽州等郡又山西陝右二省十一年免姑孰金陵京口等處六州四縣

存恤詔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群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紀七年。但才疎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殃者。朕失撫養存恤。

因天戒之謹而發政施仁自述其起念之由如此

蓋軍士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歿於戰場。

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聚會奉養者。有之。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歿子幼而無依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輿言至此。實可憫傷。

此段即臣師羅汝芳所謂念及其父母妻孥以保合太和而聯屬家國天下者也

今詔天下有司。各各具名以言。朕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

一州者會居於州城。一縣者會居於縣城。以存養之。

於戲。君天下者。所以爲民也。但君思治而民垂。民欲樂而君昏。臣稀賢而不法。君或懦而臣剛。此古今所難也。所司奉行。者勿以仁爲弊。以干刑憲。

民垂者不從。又也。君昏者不便。民也不法者。任己意也。臣剛者方上。命也。昏懦者人君之大失。明剛者人君之大德。存恤本爲仁政。有司不才。反乘而自利。或爲胥猾。侵漁以致窮民。無告者不沾實惠。故丁寧之如此。

荅太師李善長等表請御正殿制

朕聞堯舜之君德備天地禹湯之治大洽民心朕本才疎德薄惟知圖治弗克行仁垂上帝后土之好生負海嶽之呵護累

祖宗於地下致五雷奉

命著跡於殿廷雖不遑寧處於斯時甚畏無知於悠久昨卿等請御大朝故不違群情朝臣民於正殿賴爾臣僚毋隱匡輔

因震而恐懼脩省言不獨斯時不遑安處雖至於久遠亦抱此畏無知之心故正殿之避固因臣民之請而復匪敢遂安尚賴臣僚之匡輔卽書所謂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者也

求言詔

朕本寒微因元多事試與羣雄並驅十有七年艱難萬狀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內紀年洪武已九春秋矣邇來欽天監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日省皆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乎

人君尋思至此惶惶無措手足惟詔告臣民許
言朕過於戲於斯之道惟忠者仁人之心能鑒
朕之不逮假公營私者又非賢人君子

方警天變而求言又恐因言而惑聽蓋巧言
孔壬堯且畏之讒說殄行舜亦聖焉安得不
爲之防哉此憂
勤惕厲之至也

諭山東承宣布政使吳印詔

嘗聞殷高宗思治夜有賢人入夢日以求之得
傳說於版築委任用之海內咸安周文王起磻

溪之釣遂興周八百朕思古有是君亦有是臣
自是之後列聖相傳名臣相繼如斯君臣者鮮

矣

自古君臣之相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聲氣
何以同以其學之同也古者道術純明其所
學者如執符節於此以合於彼也君合於臣
則信其臣臣合於君則信其君一信之後其
君臣之交踰于骨肉堅於膠漆勿復能間之
矣此所以能安意悉心展布四體而共成天
下之治也高宗之信傅說文王之信呂望用
是道耳雖以夢卜得之豈以夢卜信之哉後
世此學失傳失知人之符矣漢宋千年之間
如昭烈之於孔明神宗之於安石皆可謂心

神無二矣。然不符而合，竟不足以成功。而他

又何以言哉。此我高皇所以寄慨也。

昔者天厭元之不德，朕承羣雄並起之秋，摧強撫順，偃兵息民，綱維海內，以主黔黎，律施令布，惟務安人，已九年矣。其間阻律犯令者，不知其數，欲的以五刑決之，又恐沒身者衆，特姑存憲章，權以役代，又三四年矣。

民染夷風，彝倫盡喪，良心雖在，故習難除，故犯法者衆，而不勝誅，權以役代，乃好生之德。

行於法之中者

俄而天變於上，致心惶惶，於是詔告臣民，許言朕過。閏九月初九日，詔令既行，布滿天下，中外寂然，無有言者。獨卿敷露肝膽，備陳國事，雖的否中半，豈不盡已之謂忠哉！所言中者，即時施行，其餘未至者，權且勿論。朕以至意諭卿，卿若日夜如斯，爲國爲民，則神天鑒焉。

學非獨善其身也，所以修之身而爲天下國家也。如說如望，此學既成而君偶不之知，則

神天鑒之形於夢卜以告其君俾用之以行其所學皆精誠之所致耳高皇以此爲吳印望所以勵其忠者至矣印其終何以副之耶按印鍾山主僧也有文學上親選命蓄髮拜官徑授方面寵之甚厚所言多從云

命禮部諭有司謹祭祀

上古君天下者設官分職各守方隅爵級五等公侯伯子男居之是五等雖有巨微皆稱曰國所以動止首以祀戎爲先自秦漢以下官雖異古其祭禮則不殊

古者列侯建國則祀戎爲國之大事後世罷侯國爲郡縣則祀戎爲郡縣之大事

邇來天下有司旣無誠以奉該祀之神其餘人事又何懼焉

治民事神其理一也慢神言必至於虐民

盖儒者在任不明於理或麤俗者居官亦不訪於賢是故事多非爲不能長保富貴也若有志者居官必訪於賢者乃知祀禮之大必敬勝怠則事業昌矣若或不能窮其所以則怠勝敬其

不滅者鮮矣。

此節有二義一者明理二者訪賢明理卽孔子告樊遲務民義而敬鬼神可謂智矣理明自知鬼神之當敬也其次卽當訪於明理之人以講明此理亦自不敢怠慢若有志者以下乃致重於訪賢

近者溧水縣官爲祀事缺鹿醢以牛醢代之。被
人所言禮部奏云凡祭品缺者曾許以他物代
之。今溧水有鹿可求。而在官者不能用心。御史
按實。各當其罪。朕思人之在世也。若不畏神人。
是不可教者也。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與神耳。
豈可慢耶。

人之有生於天地間莫非神之所爲。雖一飲一食之小皆有神以主之。人亦神也。神之聰明正直而壹者。或生於世而爲賢人君子。人之不失其生理之直者。或死而爲尊神。神人遞相往來互相贊襄以成世也。其理微矣。

今令天下有司。凡四時祭祀之物。若在典故境
內所產。及商人貨而有之者。務備不許有缺。若
境內不產。及商人無販賣者。從缺毋代。爾禮部

遍告諸司如敕

事神貴備而尤貴誠有而不備是謂不敬無而代之是謂不誠城者禮之質也臣嘗謂我朝之禮尚質此其可槩見矣

甘露論

古今通言世有禎祥妖孽其禎祥以應善人妖孽不善當之雖聖人愚夫愚婦莫不同心一志好禎而惡妖然嘉禎之心固篤為善之心不厚是以妖禎反常者有之如其道者有之

之

聖人之好惡未嘗不與人同王守仁曰同乎愚夫愚婦者謂之同德異乎愚夫愚婦者謂之異端愚夫愚婦莫不好禎而惡妖聖人亦未嘗不好禎而惡妖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嘉亦好也篤亦厚也地道博厚載物故厚於為善乃能積善易於坤卦言之備矣厚於好禎而不厚於為善則妖禎之應或反其常或如其道未有定也

昔春秋孔子覩麟而絕筆舜得鳳凰來儀天下安近代有元將末而河水清至正年間甘露降靜思禎祥妖孽可不令人日夜憂惶所

以憂惶者。正爲鬼神之機。人莫可測。若以必
妖而必禎。其禍福兩忘者。有之。若以禎而非
我之兆。或福漸臻。若以妖之爲害。必逼其身。
肯日新其已。其禍消矣。

夫履平地則無憚心。臨深淵則有畏志。以平
地無所不可測。而深淵有所不可測也。鬼神
之不測也。甚於淵而非人耳目所逮。反不之
畏。禎而知憂妖而必警。非至聖其孰能之。

故前代忠臣碩士。若有妖魅之作。必致君宵
衣。盱食以回天意。若見禎祥之見。急奏恐兆

他人。非天思于已也。特以警省。務在四海咸
安。誠爲良法也。

昔舜之警臯陶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益之
戒舜曰。傲戒無虞。後世君驕臣諂。寧復有此
我

高皇致思於前代。寄意遠矣。

今洪武八年冬十一月十有八日。詣齋宮。祀
上帝於圜丘。當日省視壇場。道經松下。忽見森
松極杪。露水凝枝。垂懸上下。有若明珠。初將
以爲晨露未消。倏蜜蜂交雜。致吾忽然而省。

此必天垂甘露矣。試採而啖之。入口甘如飴。饴誠然天恩下墜。未審禎兆何因而何人矣。

見禎而忽以兆何人自警。卽有善必不居有功必不伐。

特詔諸臣從行者。共採而食之。更敕儒臣以歌詠其來去後不兩時。人各以詩文來獻。符禎稱祥者。比比皆然。事屬無憂。豈不賴禎以忘危乎。

憂樂安危對待之法。無憂者有憂之地也。忘危者否安之機也。故將瞽者先見。秋毫之末。

將聾者先聞。焦螟之聲。

朕所以聞祥而憂。覩禎而患。以其近日以來。鷄鳴半夜。乖逆之氣不數。日見於晨申。况土木之工並作。不得已而爲之。此皆

上帝之所惡。惟恐不荅。心驚晝夜。如履薄冰。豈敢以甘露之降。禎祥以爲必然者也。

乖逆之氣。數見土木之工並作。以此自省。不忘憂患。蓋自覺其憂患之過。故又以此拂之。以爲若非可憂。可患。則嘉禎之心。聖人與愚夫愚婦同者。我亦然也。

大祀禮成諭中書

立綱陳紀。治世馭民。斯由上古之君立。至今
不過相承而法則焉。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爲
先。然祀事之禮。嘗聞起於聖王。所以有周旋
上下。稽首鞠躬。或進或退。獻牲致帛。酌酒奉
羞。甚爲慤慤之至矣。若以朕親行聖王之禮。
法依奠位之儀。其於敬神之道。無乃褻瀆而
華飾之過乎。是反不誠也。

華飾之過。反爲褻瀆。書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此之謂也。

且人不誠者廣。暫誠者有。永誠者少。若措禮
設儀飾。過事生禮。繁人倦。而饗祀之神弗安。
非禮也。昔孔子有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
欲觀之矣。斯昔禮過而且繁。所以仲尼特發
是言。朕因周旋

神所十有一年。見其未當。於是更儀殊式。合祀
社稷。既祀神乃歡。今洪武十二年。合

天地而大祀

上下悅若不敕中書下翰林令儒臣紀其事而文之何足以知

上帝

皇祇來歆來享福及黔黎者也

記禮者載孔子之言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

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即高皇此章之意

太常卿誥少卿同丞 敕亦同

祀神之道大所以古人於此虔恭寅畏特專

職以典掌之使壇場淨牲牢潔不敢有怠備

奉上下也

唐虞伯夷為秩宗夔典樂皆以修祀事也後世萃於一官秦名奉常漢初名太常太常本天子之旌也古者有功之臣則紀於太常有大事則建以行禮禮官主奉持之故因以名

也官

今之設官與漢唐同官職太常所供之事其

理亦然

設官與漢唐同泛言之也所供之事亦然則就太常之職言

凡達人智士居是職者自以為萬千之幸而

至斯地焉

幸之云者不以尋常遭際視之也有自幸之心然得精神專一

故夙夜在公必欲周旋於上下神祇之左右

又必欲使神悅福及將來何故以其大祀無如國之祀至尊者惟

天地是也人於世若敬之豈不萬幸者也若愚而不知者將以為泛常無夙夜在公之心以神明目無視而為無忌多而敬少非獨一身而不福又必將來不佳於斯之道可不慎選其人而責任之今尔某明習禮儀恪勤匪懈故命尔為太常某官尔其懋哉

目無視而為無切中學者之病儒先嘗云有其誠則有其神而不知有其神則有其誠也

諭神樂觀救

開基守業必勤政為先趨事赴功非誠信必責

君先勤政然後可以責臣臣必誠信然後可以免責蓋合後世之君臣言之實一篇大旨

傳不云乎國之大業在祀與戎曩古哲王謹斯二事而

上帝皇祇悅賜天下安和生民康泰

業事也此二語引劉康公之言

朕起寒微而君宇內法古之道依時以奉

上下神祇其於祀神之道若或不潔則非為生民祈福而保已命也

潔清也內潔其心外潔其儀然後可以承上下神祇凡人君修祀非為已福之祈為生民祈福乃君道也命兼身與國祚言

昔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祭於社稷之神然後興師當祭之時畢則有受脰之禮其

受之時必思神洋洋乎在其上而穆穆然或左而或右委心敬慎而受之則祥故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所以成肅公受賑之時起慢神不恭之貌因伐秦而卒是以知敬者必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於斯祀神之道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交我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

劉康公成肅公皆周天王之濟事見魯成公十三年賑神胙也常祀曰胙戎祀曰賑委棄也順也不有其心而敏順於神明之謂也敬勝二句太公丹書之詞動作威儀以下皆引劉康公之言

朕觀古人之敬神也若是其驗禍福亦若是斯可謂無神而不信乎可謂佞神而祈福乎二者皆不可惟敬之以禮而已

謂無神而不信者世儒之見也謂佞神而祈福者世俗之見也上言祈福祈民福也此言祈福祈己福也古人祭而不祈其福予人不求其報蓋予有求報之心則予雖豐而不德

祭有祈福之念則祭雖潔而不享觀人心可以測神道矣

朕設神樂觀備樂以享

上下神祇所以撥錢糧若干以供樂生非做前代帝王求長生之法而施之然長生之道世有之不過修心清淨脫離幻化速疾去來使無艱阻是其機也於戲昔殷周之父老何存漢唐之耆宿安在果長生之道乎

特明長生之義在已斷然不惑者以杜邪說為慮深遠矣蓋長生者神也非形也得道者

神不滯形形謝而神超故曰修心清淨脫離幻化速疾去來使無艱阻此四言者盡之矣

朕設神樂觀以備樂碑之於觀以示後世其觀主不潔樂生不精贍生不足以此觀之不但君不勤於祀事其朝臣觀主必也亦然若君勤於祀事朝臣觀主無一體之敬則國有常憲故茲勒石想宜知悉

中書左右丞相誥

朕聞賢者輔君則君德備倍焉

備全也
倍益也

何哉。蓋冢宰之職。出納王命。若使出納非宜。則君德虧矣。出納合宜。則君德張矣。

此以丞相兼納言也。今設通政司。許天下章奏。

然何止出納王命而已矣。其進退庶職。亦為重要。所以庶職為重要者。為分理天下之多務。若多務理。則民之樂苦。曉然矣。既知民瘼之艱辛。必使之無艱辛矣。

此以丞相兼冢宰。幸也。今歸吏部。

於斯之道。豈不君德備倍焉。若為人臣。異此道。而他強為。則眾職臧否不分。事多繁而不律。則君德虧矣。然用人為易。惟得人為難。若欲必得其人。使見之行事。

出納王命而合宜。進退庶職而務理。此相道也。異此道而為是。曰強為。欲必得其人而使。之惟當見其特事之實。如書所謂載采采也。

今尔某國之舊臣。施設諸事。已有年矣。今特

命尔為中書某官。當夙夜奉公。上美

皇天之昭鑒。下契黔黎之仰瞻。使陰陽和而四

時序均調。玉燭天下宴然。蠻貊來賓。朕與卿

等同閱熙熙皞皞之年。豈不偉歟。今承朕命

當崇乃功。廣乃業。為邦之柱石。亦尔嗣之陰

隲。安得不賢智者歟。尔宜懋哉。

此篇之辭明切諄復言外有如不得已之意
按通紀
上欲以楊憲為丞相基與章溢並以為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

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

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也
臣疾惡太深又不柰煩劇為之且孤大恩天
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
未見其可夫基誠知人乃

高皇神聖如帝堯姑試於伯鯨也至不
滿之意則微露於命誥之中矣

左右都督誥

朕惟馭兵者必樞機而智圓謀出不測氣果而

剛心勇而斷忠義凜然務他不及之筭懷仁人

以觀勞苦。令三明而復五申。信衆而無惑。臨事之際。功必賞。罪必誅。若將者能備此五事。所向孰敢當先。

智謀一也。剛斷二也。忠義三也。懷仁四也。信必五也。

然將之道。不但行營於敵。如是其守承平之將。尤爲難之。夫行營於敵。乃兩軍相加。謂形影俱見。不難也。若禦侮防姦於承平。其事密。其機隱。非慎忠時刻。機心無罅。觀形察色。以辨朝野。何足以掌內外之兵。若居是職者。知貴而忘忠。知忠而忘備。知備而忘機。知機而忘斷。知斷而忘謀。雖知謀而忘筭。縱事有成。猶謂僥倖。若加以酣歌夜飲。以士則失教練之方。以隊則無知虛實之數。設若有警。則五事靡矣。若堅五事。夙夜匪懈。則朝野之姦。縱有之。亦當斂迹。朕於斯之大用。掌天下之兵。必欲兵期于無兵。豈輕職事於無智者。尔其祖有開拓之功。兼尔韜謀。頗達

特命爲大都府某官。爾惟懋哉。

欲其察微制治不致萌亂則兵雖設而不用也老子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此之謂也

御史左右大夫誥

君居九重。上古之君無。中古之君置之。然上古之君無九重之隔。故有易於耳聰目明。而乃天下治。其中古之君禮有出警入蹕之威儀。及其居則九關之要禁。似乎幽遠。人莫可易見。卻乃

天下之事達於國事。則明修而刑政。自後之君。法九重之制而居之。兼九關之要禁。備果幽遠而罕見也。天下之事雲屯霧集於外。內不可得而達。所以天下未真。

九重以陞言九關以門言天下未真者於其事務恍惚而未得其真也

於斯三等之君皆有說焉。且上古之君出入無警蹕之威儀。九關之要禁何哉。於戲當斯世之時。元首之明。股肱之良。亦由民淳風厚而若然。

其中古之君起居。否上古之君制威儀險要亦事理而天下康寧。因何務而然也。蓋爵人以官寄之耳目。如天之執法也。

太微垣之中門曰端門。門左爲左執法門。右爲右執法。御史之職象之。

所以施行者何。在繩愆糾謬。申綱理目。使彝倫攸叙。井井繩繩。所以天下康寧。爲斯道之立。

此中古制威儀險要而事理之說也。後世之君反是。故略而不言。

今朕有天下。其制禮如前。朕之德薄才疎。與古

哲王甚相遠矣。然惟在設官。若官爵得人。則九關爲通衢之事。進天下之事。達矣。若爵以非人。則假九關爲虎豹之縱橫。爲由則上下閉塞矣。於是廣訪多搜。他無賢良。獨尔某非愚下之才。特命尔爲御史臺某官。尔惟懋哉。

戶部尚書詰

侍郎同

昔君天下者。首建倉廩。府庫於斯。建者備精糧。藏金帛。以待祿給庶職者也。然而必設官以司

之且古稱天子富有四海。斯言既出，永世人云。可謂患驕愚之君臣。何哉？蓋斯言似理而實阿，以其德隱而道微故也。

永世人云者，長世為人所傳說也。患驕愚之君臣者，君臣驕愚即受其患也。德隱道微者，道德之旨藏於其間而未顯言之也。

言富有四海而為四海用，所以民為命而供君。君為民而集給，此所以道德也。其似理者，何以其盡海內以供之，豈不臣有者乎？此富之理也。

實阿者何？所以惑人。若至君之左右，使掌之動以富為首言，則君悅富而妄費，不問民瘼之艱辛。

民為命而供君者，民自為欲立其生命而供君以為之主也。君為民而集給者，君為立民命而集此財以給當食之人也。如此則為道德，不如此則似理而實阿矣。

若賢臣必欲致君知民瘼之艱辛，當敷奏府庫之儲集，乃曰民膏民脂，若妄費則道德虧矣。若奏以艱難謹以出納，則府庫倉廩有餘，庶職祿

備而軍足食。民無橫科。則國之常經定。大道張。君德美矣。

此節申言道德之意。總在於導君節用以裕民也。

於斯之職。古今慎選賢能。以職掌之。天下戶口之增減。尤當備知而冊。朕於此職。可不重乎。今特命尔某爲戶部某官。於戲量入度出。毋復擾民。至公無私。永懷朕命。尔宜懋哉。

禮部尚書誥

侍郎同

昔聖人之馭天下也。必先彛倫而攸叙。立條置目。綱以張維之。冊書曰令。頒布臣民。使遵守之。則富貴貧賤有別。長幼咸安。若去此道而欲天下安。未之有也。

條目者彛倫之事務。綱者彛倫之大凡也。載之冊書。頒布臣民。若教民榜是也。上下有等。曰別六親。有差曰安。

故重其禮者。蓋爲國之治道。非禮則無法。若專法而無禮。則又非法也。所以禮之爲用表也。法

之為用裡也

法生於禮故非禮則無法專法而不先導之以禮則非法矣衣在外者曰表裊于內曰裏表貴而裏賤詩云綠衣黃裏言其倒用也禮表而法裏則用之宜也

昔漢初會中有以劍刃柱者因是而叔孫通以綿絕而制周旋

史記絕作葢韋昭云引繩為綿立表為葢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絕二字通用也葢茲會反絕節悅反

使百辟皆循軌度以成列方乃表儀上下朕法

前代特設官備禮協和人神務得通古今博群書明於禮而善周旋者乃為是任今朕命尔某為禮部某官尔勤黜諸儀使不失其節則汝佳焉

兵部尚書誥

侍郎同

兵始黃帝列聖繼之而君軍六諸侯軍三軍大將率之左右副將副之裡偏二將參贊之其諸戰將則為隊長之

孫武子曰將衆如將寡者分數明也此
敘大將而下至於戰將卽明分數之法

於是乎張九伐之威天下定民樂康然將之職
有警則命行者也其軍之資給功過之等第必
有屬焉故立兵曹以總繁務所以務者甲仗精
旗幟明刃必利兵行糧草爲之先橋梁舟車爲
之堅前期使道清傷無斃人則軍士神清氣爽
勇倍且雄於斯之設非忠良之士奚稱此曹之
任若忠良之士必以軍爲國之大事凡皆有備
而無用然略無因公託私肥己害民之僞如他
非忠良者必假軍務爲重事假公營私一日干
犯憲章伏罪而瞑目身家及焉致於軍國之事
非失機則誤矣故於兵曹之任人不可不重擇
也若得其人兵備修明使天子威加海內奠安
黔黎必得人而後已

一曰非忠良之士奚稱此曹之任二曰兵曹
之任人不可不重擇三曰必得人而後已慎
重丁寧之至他誥所未有也然不曰有他才
技而惟曰忠良忠則克盡其心良則純一無

偽尤為兵部擇人之準式也

朕今法古以爾某為兵部某官於戲識山川之險易辨地里之遐邇嚴烽燧之分明豈不慮危於居安之道哉爾精勿怠

山川也地里也烽燧也三者俱當預講而時飭之不以時平而懈誠兵部之職也

刑部尚書誥

侍郎同

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則民樂從者衆否從者寡天下治矣然聖人之心必欲使天下人皆為善而無患共樂天之樂其思治之心切故又張刑制具以齊否從者

衆人皆善有一不善者則足以為患而不能樂其樂矣父子相保耕鑿相養自然之樂乃天樂也聖人得此謂之德天下從此謂之善其實不出於天樂耳

既而法行則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則民從善愈臻否善者無於是乎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曰民良寰宇氣和天地清寧可謂咸亨

從善者益至則不止於衆否善者無則不止於寡君由此而聖臣由此而賢民由此而良

天地之間由此氣和而清寧
極言以刑輔德之效如此

於戲相繼之君臣罔知大道務小惠而傷大德
特簡刑以治之法不如前故奸者得以恣肆良
者含冤而受暴是後歲月彌深不法者衆如法
者鮮矣欲必治之不可得而速成也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民
全于不法者衆上雖欲治之而下不應矣

若以斯君臣言之心非不道蓋慮淺而見薄亦
欲天下治耳不期倒治也然於此可為世之大

病於國可以沽名於當時之一氣耳

一氣猶一時一
也言不可久

斯在聖賢不若是於已必濟之以世雖萬古可
為也非聖非賢小人姦人則不然矣何也若非
聖賢必見淺而識薄所謂謬矣小人姦人則是
非非是其害於家國身及焉

於已必濟之以世者雖有己意不敢用必視
世低昂以濟之如呂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
是也如此則萬古可為
與沽名一氣者殊矣

所以及國家身焉者何。謂以是非則君與民良者受謗而禍。所以受謗禍者何。謗者謗君。禍者禍民。身家者謂執法者不法干憲而伏非。身覆而家喪。此所以身家者也。

君謗民禍是害及于國一干憲伏非是害及身家

又國有大病而可畏者一。所謂病者謂愚仁人者也。愚名名者皆是也。云何。蓋愚人仁不仁。愚名沽名名斯所以為國大病。莫甚於此者矣。

此節又轉釋上文大病於國之故。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故謂之愚。仁雖有仁之名而無其實。故又謂之愚名。蓋愚人之仁乃不仁也。愚人之名乃沽名也。是國之大病也。

故治國者必擇人以治刑。朕於此欲必以人而執法。若非仁人執法。則國務繁由此而生。必仁人則可。尔某僉曰可。今特授尔為刑部某官。尔敬慎體道哉。毋偽焉。

方曰擇人治刑以人執法。又曰非仁人則不可。必仁人則可。仁者人也。人則必仁。彼沽名而仁者非仁矣。敬慎體道。應上文罔知大道而言。孟子謂仁與人合而言之者道。

也偽者人爲之私也刑
爲天討豈可以人爲哉

工部尚書誥侍郎

昔聖人也樸民俗亦厚制不飾華

此一篇之大旨

六曹之設內工官居數中之一耳其所司之工
者皆無異伎國無奇役然而工務雖簡其成也
必精其廢也必當故一舉而無再爲一廢而無
復造所以民逸者多勞者少因是而官賢稱君

聖德

舉廢之精當與否工之繁簡繫之工之繁簡
民之勞逸繫之民之勞逸君臣之德與名繫
之皆極言工官所繫之重也

今之人受職任事則又不然矣凡臨事之際必
因公而役私因私以弊上於國則不利與民爲
害是有人神共怒禍及身家往往有之未嘗有
福臻而愆消者也然罪者已往存者復爲是不
隔禽獸也

國初承胡元之敝人心陷溺于財利之中其
貪黷異常如此紂酌酒而衛人以沉酒成風
胡好利而元人以貪冒
成習化之於世大矣

所以古人重其事而選人在福民之福固國以
奉天地是以前賢能體君心而以務事工得家
保而國昌

君慎其選以福民而固國臣體君心
以昌國而保家此古君臣交美也

今朕設工部實法古制特以尔某為工部某官
當敬事信工無弊上下咸合汝貞良哉

敬事信者敬其事而信于民也工無弊者臨
事不因私以弊上也上下咸合者上合君心
下合民願也貞廉
潔也良易直也

欽天監令誥

少監同又監
本教亦同

兩儀奠安中含萬物惟人最靈天有日月星地
有山河海君於其間則父天母地然人之父母
言能教之獨天地不言以垂象告之則人君欽
畏之所以黃帝立人以司之

堯典命羲和欽若昊天即此義而
子事父母之義則昔人所未發者

宵晝仰觀俯察不匿而報若忠君愛民之臣斯稱厥職若非其人則君失欽若昊天之道警誠無所知此其所以重在任人然非曆數之精專識氣候之否泰尤為難之於斯之道必熟於算者可異於常術者佳特授某為某官於戲罷寢而露月星非蓋而暴赤日機察九泉而俯厚坤力雙睛以目霄漢慎哉毋怠

心忠愛則不匿術精奇則不愆末乃述是職之勤勞而戒以無怠欽天之職盡矣按前代

此職謂之司天改司為欽則

高皇尊天重地之至意也國史記

高皇謂侍臣曰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

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

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

又謂儒臣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

凝于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其當興

乎蓋

高皇欽天之實如此

匪特命官而已

翰林承詔誥

學士侍讀侍講直學士待制同修撰應奉編修敕俱同

自漢以來惟賢志者得與君同遊稽其所任之事則宰國朝之典章凡侍左右必慎容儀致禮

節於上。若言則闡先聖之威德。堯舜之道統無稽之言不語。故職名曰五經博士。以今言之則翰林院官之職是也。

君臣同遊首著於大誥而此獨與翰林者以其官日侍左右備顧問職之最親者也。國朝之典章前代之書籍皆翰林所掌。獨言典章者致重且秘也。容儀禮節慎之於身乃所以致之於君。盖有切磋琢磨之學。斯有瑟僖赫喧之容。非飾貌而為之者也。威德者有威可畏之德。道統者統緒相傳之道也。無稽者不考於古也。

於斯之職非博通古今已身已修己家已齊善

惡之人美惡口無擇言行無頹迹。古人以此數事而能之乃得陞是任而輔君弼仁以踵先聖先賢之事。若否安得居此任而同君遊乎。

於古今之義理博而能通則格物以致其知矣。意誠心正不言可知。故遂及於修齊。盖包大學之條目而言之也。是非非之謂士善惡之人評之必當。故無擇言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故無頹行。此二者修身之大節。而家之齊亦由是也。即誠正之功治平之矩亦不外焉。故特揭而言之。大學者孔子求仁之書也。學者能之斯可以輔君而弼其仁。先聖先賢即古之開道學之傳者其事即大學之事也。

朕今特以爾某爲翰林某官。爾當一前入之道。助朕未知則揚名者矣。

臣莊誦此誥不勝感激蓋

高皇儼然以大學之道待斯職矣。曰闡先聖之威德堯舜之道統。又曰輔君弼仁以踵先聖先賢之事。又曰一前入之道助朕未知嗚呼隆哉然則章句末習詩文小技誠非所急。惟當以聖賢大學之道切磋商究之。庶克副其萬一耳。按洪武十四年始定翰林院官制爲五品衙門未幾又置華蓋殿文淵閣武英殿東閣各大學士皆五品於是翰林之與殿閣異位而同功云。

國子祭酒誥

大學之設無知古稱。但始自漢唐所以設此而教君之嗣。責臣之子。故立名曰太學。既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又官稱官稱曰何曰祭酒。司業博士助教皆有肄焉。

周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其太學。漢置博士凡十四人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謂之博士祭酒。

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祭

祀也。吾說似非而有理焉。

將發祭酒之義異於相沿之說故謙言似非又斷言有理辭旨溫厲出於自然如此

且仲尼昔人於世務德仁人無彊暴而不穀凡出弟入孝謹以事君流今皆經而書歷代宗其德而先師焉

人於世者爲人於當世也仲尼立人極故得稱人此

高皇書法之妙務德以仁人即所謂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一視而同仁故不見有彊暴不穀者即有教無類之意也孝親弟長敬君即所務之德也

然王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之其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潔牲犧淨厨竈精籩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爲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吾甚愧而不通斯說未然今必以奠先師而名吾方諾不然則非也

發明祭酒之義我如此曰甚愧不通曰未然曰非皆撥昔談之謬以立今義之是而詞不迫切真

聖人之言哉

况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所以祭必謹之若以孔

子生之禮祭則相去既遠而莫可考。以今時之禮孔子之如生又非仲尼之生禮不過時宜而已矣。然不可不謹以時宜依期而莫焉。

禮時為大故及復言之見不必泥古而惟當宜時夫孔子聖之時者也謹以時宜真禮孔子之如生也巳

今特授尔某為國子祭酒。尔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神以對神。則冥冥鑒知。庶不負委令之意。尔惟懋哉。

太僕寺卿誥

少卿同與丞敕亦同

昔人問國之富。即數馬以對者何。蓋事在戎。其戎始軒轅。其馬載甲士。代涉勞。備邊禦侮。足折衝。斯力之大。斯功之美。可不愛育乎。所以古人先馬而後錢糧。故數馬而對。

軒轅黃帝也。習用于戈以征。不享與榆罔戰于阪泉之野。擒殺蚩尤于涿鹿。作大輅以行四方。由是車制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而天下利矣。故言馬之利始軒轅也。

馬之功。不但備戎事耳。若使君有道。則馬之力

牽犁耜。駕糞車。闢土沃田。其利甚焉。所以古重之者。爲此也。

老子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歷代相沿。皆設置長養者。使擇地利之可牧。節水草之多寡。必寒暑縱放以時。其群媾之際。必健健而配弱。弱而應色。辨毛而歲明。齒使強弱異處。群飾以名。則君用無選擇之難。官於斯務。此道者。豈不智者乎。若縱放不以寒暑。牧養不節。水草失調。而致矯柔不遠。而乏齒毛不辨。強弱混淆。及其用也。誤事失機。其官可謂得罪莫大矣。

備言長養之法如此。

今朕群馬既多。公廳曰。寺爵官首者爲寺卿。少卿寺丞等。欲備前理道之事。而牧養之。以尔某職某官。尔夙夜毋怠。以稱朕委令之意。尔惟懋哉。

尚寶卿誥

少卿同與丞敕亦同

寶乃乾符也。昔列聖握而統寰宇。故爲神器。特謹以示信。然非忠勤無僞之士。安可職於尚寶者耶。今命尔某爲朕尚寶某官。爾當宵晝慎恭。使事密而隱機。潛而深。方可周旋于左右。尔其敬哉。

光祿卿徐興祖誥

昔漢治天下。官不技藝。商不乘馬。錦繡不得衣。

於戲禁哉

官不技藝所以重官商不乘馬衣錦所以抑末禁猶嚴也

朕統御以來。隨所善而應是職。使有知而不妄。其前代必欲以無知而役有知。朕不知何

才不當其用曰妄以無知役有知即所云智者作法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也

且帝王之飲食。非精於烹調者。孰敢易爲之。故選官必擇忠勤慎德之士。而爲之職焉。

烹調精則養德養身賴之非以極口腹之欲也

爾與祖世業烹魚其於五味之施皆無過不及
可謂能矣善矣朕已就爾善此而用之自下而
升已幾轉矣然當在微職時其所爲爾司之者
人莫敢過而輕之何也以其心誠而志篤他僞
不作邇者彼司有犯憲章者法司究其源朕將
謂爾或若是乎其犯者詞盡而爾無所干朕謂
法司曰官首無知乎有知乎曰犯者爲密而機
深首者不得而察無知吁難哉於斯之際可僞
而不爲安得不誠志乎今命爾爲光祿寺卿爾
尚益盡乃心潔消食飲五味均調慎始慎終毋
怠

嘗讀論晉王敕云爾知吾操膳者否止一徐
興祖耳操吾膳二十有三年輕易不辱之則
其精於烹調忠誠慎德無忝是官可知已然
必先述漢世官不技藝商不乘馬衣錦云者
盖以一技而位貴卿不無重惜名爵之心焉
故曰就爾善此而用示器使也萬世官人之
法盡於此矣若曰名寵自我予
奪自我豈天工人代之意哉

諫官誥文

語善興邦。仁君澤民。大賢以爲易。中志以爲艱。所以古今名世者罕。爲此也。

善猶可也。由其語可以興邦也。

然朕嘗命儒者誦諸通鑑。欲本於心善於言者。鮮矣。若商之伊尹。傳說。身心寅畏。故以格神之詞而敷奏。仲虺佐新運而明革命之道。未嘗不以幽明之理表正人君。

伊尹之告君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嘗享享于克。誠博說之。告君曰。黷于祭祀時。

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仲虺之誥曰。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蓋古人之學。首明天命之性。人之一身。出王游衍。皆天鑒也。食息起居。皆神察也。古人於此。實見其然而灼然不惑。務使君心與已同。其寅畏。協其恭敬。是以相信之深。而諫行言聽。

今則不然者。何心非精一之誠。智非通古之才。事務一臨。泛應恍惚。頃刻乖違。所以不易而艱。

人有真心。本自精一。惟不學不識。其真心是以或二或三。而日流于爲耳。古人所以作則於千百世之前者。此心也未得。吾心則當學古以求心。吾心既得。則古人之心不外是。已故其智自足以通古。而才有餘裕。非博記古人陳迹而爲之也。聖人泛應而曲當。今人泛

應而恍惚聖人造次而於是今人頃刻而乖違皆不見真心之故也

上志之士精誠無二動合神人辨是識非去惡優善君心革而神明知四時序而陰陽和斯非艱而易實誠志之所協也

上志者必為聖賢者也學以識其真心故精誠無二非求為無二也雖欲二焉而不可得也動合神人亦非求為合也雖欲不合焉而不可得也辨是識非則無恍惚矣去惡優善則罔乖違矣革與格同皆通之義也君心也神明也四時也陰陽也莫非心也一通則皆通一塞則皆塞也

今朕司言者命爾某職之特授某官兼某官當體先賢而慎神人則永昌於後名於世吉哉

臣嘗莊誦

高皇訓迪臣工諸製每於天神之重未嘗不有味乎其言之也顧無若茲誥之詳且切者何也蓋人之不足者實也有餘者華也官守之臣效實而言責之臣效華是使之有餘也惟學至精一與神明通者克自抑畏持不足之心以處有餘之位則資有餘之論以助不足之功其功德乃無量焉其不然者恣有餘而撓不足諫官者天下理亂之關鍵也高皇心精道脉盡洩於一誥之間其鄭重之意亦篤至矣讀

者尚幸毋忽

真人張宇初誥文

朕聞上古之君天下者。民從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始漢至今。率民以六。加釋道焉。

韓子原道云。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而不知此二民者。時使之然也。聖學湮而道術無。統井田廢而游民無業。封建廢而野有遺賢。堯風衰而鰥寡孤獨者。失養於是乎。有二教以收之。譬之河流其上為一。其下為九。非欲為九也。水多不能容。則其勢不得而不九。而同歸於入海也。夫河患九。河疏而河不為患。六民立而民復何厲焉。高皇稱其暗理。王綱則不惟不相。疾而反相為。

用矣。曰率民以六。若自上為之者。蓋禹之治水。雖水之道。而實禹導之也。然則漢以下。可以為禹乎。曰禹之智。眾人之智也。漢以下。各由其智。斯禹之智矣。

所以道萌者。由尔宇初之祖。通神善幻。化能忽恍。升太虛。冒廓落之剛風。吞宇宙之浩氣。以是利濟羣生。功著歷代。所以法傳之久。香燈之永。蓋謂行深願重。德敷上下。精神愈靈。

道萌者。道教之所萌也。道教非一家。有服食長生者。祖赤松子。有拔宅飛升者。祖許旌陽。有役使鬼神者。祖張真人。真人名道陵。東漢人。乃張子房之後。得道傳先天符籙。世授其

子孫居龍虎山天下之言鬼神者受法焉亦暗助王綱之一也

今前真人既往爾當世嗣特遣使詣府命尔為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真人領道教事爾其慎哉欽哉

古者鬼神常與人通帝舜乃命重黎氏絕之重黎即唐堯時義和欽若昊天者也觀其能絕地天之通則不止明於曆象定有符籙之法如張真人者而當時亦世其官必其法亦祕授其子孫耳後儒謂絕地天通不過修明祀典豈知當時祀典已有秩宗明之何必重黎也我高皇命真人之嗣至於自撰誥文稱美其祖蓋

亦帝舜命重黎之意歟或疑重黎絕地天通而真人反通之何也豈知所通者其正所絕者其邪也正不通則邪不絕重黎能絕必其能通而真人之能通亦必其能絕故吾以為今之真人即古之重黎無疑也則命之鄭重也宜哉

承宣布政使誥

參政同

昔者二帝三王之設官也爵分五等列國天下守其土子其民世世祿給焉惟周諸侯不法為秦所有秦監周事遂罷列國為郡縣而治之斯法也制也自漢承而行唐宋皆然元蹈中國體

之然也。郡縣之多，寰宇之廣，其中書不能一一總其事。又訪方面大臣，流其職理方隅之務，所職之名。漢曰州牧、刺史，唐因之，宋改而曰安撫。元亦改名曰行省。此皆歷代總郡邑而專方隅者也。邇來朕有天下，更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所以承者朕命也，宣者代之言也。布者張陳之也，所以政者，軍民休戚國之利病，所以使者，必去民之惡而導民之善，使知有畏從於斯之職，可不重乎？若非其人，則方隅之軍民失所仰瞻，若得其人，則方隅之事，軍足食，民樂耕，其鰥寡孤獨不失其所焉。不但如是而已，則朕雖菲才，德必張矣。國家磐石矣。朕於斯廣訪多搜，人皆愚下之愚，稱朕之意者杳然。今某處承宣布政使司缺某官，爾某歷事有年，僉曰可。朕特授以某處承宣布政使司某官，往欽哉。

國初布政使之選，至爲慎重。如吳印拔于山僧彭友信，取於邂逅，心精所至，收以神識。驟

爵崇臚咸著聲稱他若是者難徧舉
此知人安民之效所以度越近古也

提刑按察司誥

副使與
僉事同

古者致太和於寰宇。遂生民之休息。政在列國。
天下爵分五等。授法諸侯。使世守而繩不律。則
天王以時而狩。兼考政也。當時事簡。民安。故獄
無囚滯之徒。野無怨聲。自秦併之後。設郡縣以
治民。官無世守之心。乃有剝削之貪。因若是。自
漢唐宋以來。皆設糾察之職。分道以鎮覈之。若

比古則不如。然得人以任。猶為美治。今按察司
之設。豈輕授非人以靜方隅而振綱紀也。斯必
得人。使權豪斂跡。姦宄潛踪。是其人也。朕今以
尔某為某處提刑按察司某官。尔其敬慎無私。
公彼一道吉哉。

布政按察二誥述封建郡縣之廢興古今理
亂之源委文詞尔雅意恣諄懇惓惓乎為官
擇人每篇之中三致意焉真所謂顧盼之光
燁然溢於簡冊者也學者安可不精通其義
以需國家
之用哉

各處知府誥

昔君之育民也。體天地之造化。欲萬物得其所。咸亨。故列土以官之。使有德者永世祿及子孫。於戲。當時之君。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得聖人稱。謂德相稱也。

氣至而生謂之造。氣盈而返謂之化。先儒有言。古人封建之法。公天下之大端。所云天地之德。日月之明。亦言其公也。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安得不稱聖人乎。

然當時之臣。自列土之後。人不人。賢不賢。昭然

矣。何以見之。且列土者。使子其民。祿及世世。而稱小國之君。無乃不才者。非其所有。而有。歛取無厭。十年而削土者。有之。三十年而泯號者。有之。二十年而覆命者。有之。十五年而祿盡者。有之。當斯之際。賢不肖。曉然矣。

本人也。而頓不人。本賢也。而頓不賢。以見可欲而心亂也。下文詳言之。非其所有。而有。則不義。歛所無。厭則不仁。此二者。說盡居民上者之病。顧民者。君之民也。天之民也。貪虐行之。則天殃加。而王法不貸。學至聖。神能上知。千萬歲下知。千萬歲封建之法。廢且二千年。

誰知其廢興者
高皇言之若指諸掌此其所以爲聖神之至也
柳子厚封建論
方之蔑如矣

自周以下秦併六國之後罷列土爲郡縣歷代
因之其司牧之官無永守之條故有銓選連年
又未得人然非君不得人由人負天君民也

易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封建之法至周
而窮秦罷侯置守時勢然也秦無道其事之
詩謬何可勝言顧其中亦有至善之法而後
世不可易者郡縣之制是也然不得人則民
不安亦郡縣之弊有不可誣者負天君
民言所用之人負天負君又負民也

所以君知報而君天下臣知報而名賢天下民
知報而樂於天下若君知報報天命也所報者
在法治民若不知報非君天下如臣知報報君
命而又特報民也

知報則不負矣君當報天民當報君臣者當
報君又當報民也報君報民卽所以報天也
自天子至於庶民壹是以知報爲急下文乃
詳言之民者天所生也天所愛也爲君者善
立法以治民乃所以報天若臣者位君民之
兩間故當兼報也

臣所以特報民爲何謂祿出於民若爲臣而不

知報君則非臣天下。若不知廩祿出焉而報民。則非爲民上於天下。若不知報君而未審何功而官。若不知報民亦未審何勞而食祿。若功勞俱無。卻乃官祿其身。古今未之有也。

報民之說非人所常聞。故特解云。因祿出於民。所以有報也。下乃并舉報君報民言之。臣不報君非臣也。居民上不報民非民上也。官以待有功不立功。報上則官爲竊位。祿以酬有勞不勞。心報民則祿爲盜貨。自古及今。未有無功與勞而能安享祿位者也。柳子厚。巧者王承福傳言薄功厚享不能久長亦此意也。

今命爾其當立身務政。必欲知報。以格

皇天之昭鑒。往署毋怠。

此誥知府同知知州通用。後來乃獨不行。何也。義理之精微。文章之爾雅。孔壁百篇中罕見其倫。謂之天言。帝訓可也。於經典乎何有。

卷上

卷上

五三

天言帝臨下也於錄與平前亦

及其命階之

世美甲之辭類文章之爾辭亦望百篇中罕
此語味初同味賦用與來不辭不許阿

皇天之顯聖封置世意

今命爾其當其身係社必谷味肆以辭

卷中

孔訥誥文

三皇五帝之道明陳攸敘大展彝倫協天地陰
隲定民居者爲此也

有天地自有生人有生人自有父子君臣兄
弟夫婦朋友其秩然不可亂者謂之叙其黎
然各以其類者謂之倫敘也倫也皆斯民自
然之居止若天地之陰以隲定之者爲君者
非能有加不過明以陳之大以展之以協合
於天地而已三皇伏羲神農黃帝五帝少昊
顓頊高辛堯舜也皆古之以道君天下者夫
三皇五帝後世高其名將謂其道神妙莫測

出於尋常萬萬矣。豈知卽人倫日用之常也。然陳而謂之明，則其提撕乎人之耳目也甚。顯展而謂之大，則其鼓舞乎人之心志也甚。力天地之陰陽而謂之協，則其於人之智愚賢不肖也甚平等。而一視之，此三五之所由隆也。非我高皇心精相符奚由闡發至此哉。

至周文繁於三墳，道迷於五典，兼八索九丘之泛。而諸家之說並生，是致道縱途橫，雖欲馳之莫知所向。

易繫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此文之所由生也。文者人之神靈，觸於物

而成焉者也。故取象於渙，神靈之觸於物猶水之觸於風也。不得而不文，風氣日開，則人文日著。閱世既久，其文自不得不繁。華盛則實寡，文繁則道迷。自然之理也。故曰：繁於三墳，迷於五典。泛於丘索，是諸家之說並生之故也。各持其見，以妄開實徑。故曰：道縱途橫。世人無定見，而惟諸說之求。故曰：莫知所向。大凡去聖日遠，我見自生。其中或正或邪，總謂之見。乃若其所居止於倫敘之中者，自有天然之則，非見之所能與也。世人馳之而不能自反，故必有待於至聖矣。

獨先師孔子明哲，心樞睿智，定真析僞，以成詩書。其修道之謂教，可謂至矣。率性之謂道，可謂

堅矣

樞運也孔子既明且哲而心運睿智以刪詩書取其有益於倫叙者而繁文不與焉一真既定萬偽自除此孔子之教所以為修道之教而孔子之道所以為率性之道也至者得止之稱堅者不磷之號

由是天鑒善德血食之祀萬世子孫弘衍於今耿光而弗磨者因幽明之誠無間感通上下故若是也

三皇五帝之於倫叙也明陳大展於當時是一時之陰騭也孔子之於倫叙也明陳大展於萬世是萬世之陰騭也萬世之陰騭故天以萬世報之太史遷曰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歿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夫宗孔子者雖出於於人心而人心之所以然實由於天意高皇推而言之與天通故也

前衍聖公某嬰疾長往嫡長子訥服闋來朝令襲其爵以奉先師爾吏曹如救母急往欽哉

勉以敬於奉祀也嘗觀孟子稱孔子得統於文王而孔子自言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我

高皇推自三皇五帝以來文字盡折衷焉蓋勺

水之用已盡大海之體顧惟上智始足以明之耳由孔子至於

高皇千有餘歲世代遼邈學術多岐不啻如文王孔子之間五百年而已諸子百家僅如繁星

惟二氏與儒分爲鼎足迨高皇興然後定于一純用儒術以治天下而以

仙佛陰助之而從前之崇二氏闢二氏者皆大謬不然矣以斯文論之

高皇功德不在孔子下至於再闢混淪肇修人紀尤當集三五以來君師之大成者也世儒

嘗疑自孔子以後何無聖人而不知高皇已得其統又嘗稱三代以後道統治統分

爲二而不知高皇已合爲一良由道至聖神實有未易知者若人即得而知之何以爲聖神哉然則陰騭

之大自然自古以來孰有踰我

高皇者億萬年無疆之休可預卜矣

諭國學師徒

學者教之本教者學之實非學則無以爲教非教亦無以爲學所謂合外內之道也自古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傳惟此一脈後儒鮮有明之者

高皇直接道統之傳成功文章無不可見而此篇尤見其全云

古今賢能首以學爲本次特以操持輔弼其所

學斯二事既行則善名於兩間矣

學者覺也覺有二一者本覺二者正覺本覺者生而自覺者也正覺者覺此本覺者也本

覺賦于天親正覺成于師友親師取友一旦
豁然覺其本來之覺是之謂學有是學然後
成人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故人必以學為本
也操持特以輔弼此學而已學如植樹而操
持其藩籬也學如赤子而操持其阿保也二
事指學與操持而言世人不知學類以操持
為實踐之學而最下者又以口耳聞見為學
莊誦

聖訓以學為本以操持為輔弼可
以破乾坤大夢爍千古長夜矣

然以今言之則學有先後人有靈愚所以曩之
學者為今之所習者師惟師者模範其志竭曾
中之所有發世之良能不隱毫釐以訓所習者

未聞物不一於規矩而如式人不律師教而循
理以斯論之人之循理物之如式必規矩而教
之者矣

曩猶昔也曩之學者前輩先覺之稱是後學
之師也師者人之模範模範其志志為人師
也發啓發也良能即不學之能也人人具有
良能特其行之而不著耳教人者不必別求
道理以塗人耳目但啓發其良能而已物之
如式必由規矩人之循理必由師教天人之

道也

若師隱知晦善罔盡師理則罪怒人神若學者

非究心宵晝。必欲至知而後已。又將艱爲人於世者也。

此師字指臣下受命職教者言。人家延聘爲子弟受業者。亦是罔盡師理。何致罪怒人神。蓋天之生人。使君治之。親育之。汲汲乎欲其成人。君親之心一也。君至尊。固無自教民之理。即人家父母亦多不能自教。故皆托之於師。是師也。即子弟之成壞繫焉者也。此成壞者。豈人家之子弟哉。皆天民也。今罔盡師道。以致壞之上。負君心。下負人家父母之托。總之。負天也。人而負天。莫大之罪。人神安得不怒。觀罔盡師理爲人神所怒。則盡師理者爲人神所福。可知矣。是以后契爲虞廷敷教。盡敬寬之道。至湯有天下。子孫相繼六百年後。

嗣又出仲尼爲萬世師。其他以教授鄉里。克昌厥後者。史傳往往有之。理不誣也。至知者知之至也。知本之謂也。學至知本。然後本立。本立然後能發生。能發生然後能爲人人者。仁也。仁其人則易爲人矣。不仁其人則艱爲人矣。人生在五倫之間。有多少難處。若無此學。真難度世。可不省哉。

朕所謂師必盡師者之理。學必盡學者之誠。敕後否此。責有歸焉。

此舉平日所以敕師生者言之。

所以學者。學其所至善。操者操其所不齊。持者

持其所真誠。三者備矣。奚愚頑者耶。

大學曰在止於至善。至善者學之歸宿也。高皇論學單提此一語。學之道竭盡而無餘矣。

操其不齊。持其真誠。因事得名。必以學爲本。

昔仲尼入周廟。閱西階有金人焉。三緘其口。斯所以戒慎妄言者。如或理道之詞。未嘗拘禁。今去古既遠。失其所傳。反以此而助姦。愚愚愈覺修道之教不明也。

俗儒以謹言爲操持之學。殊不知古人三緘之戒。爲妄言者示也。理道之言。何嘗不可。蓋

孔子亦曰。可以終日言而無過者。其惟學乎。祇因後世學術不明。見聖人稱金人之銘。遂以緘口爲得。是金人之銘。反爲奸人之助。而使愚者益愚也。豈非教失而學謬之故哉。

且以李思迪馬懿言之。職當諄諄切切而訓者也。而乖理縱非。果誠相信乎。斯不但非理。而又甚不知忠義而報人者也。

李思迪馬懿言二人國學職教之官也。

日召同遊。朕所慕者。慕其所學。望其時或有言。使朕得聞嘉言善行。不亦樂乎。而乃非有所問。

終日緘默。有時遣侍東宮。暫遊時刻。朕欲彼時發先聖之幽德。以資後嗣。及其至所在。亦緘默不語。但瞠目視之而已。或傍有言書者。則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所言以荅。畢後未嘗效誠補其未知者也。

問及乃言言亦不多問不及則默內不顧自己之所職外不見君上之虛懷此必飲世儒之毒之深者

此深其所學。祕其所操耶。抑持其所能務獨善

其身耶。其懷奸伏詐。朕所不知。因是故敕師徒必達操持之所以然。良能矣。

二臣錯認緘默為操持。又錯認操持為正學。故特詰其所以然。而直罪其奸詐。絕以不知二臣者。魂驚魄喪矣。蓋自學問之道。失傳後。儒自是其一隙之明。妄開竇徑。如云操之有要。如云內斯靜專。如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之類。徒足窒人生機。而使人作偽。其說盛行。淪肌浹髓。以為當然。如喪心之人。千態萬狀。恬然安之。而不知二豎已在膏肓之內也。嗚呼。自非大眼界大手段。如我高皇者。照臨于上。雷轟電掣于時。奚能發其神。姦之所伏。哉。操持之所以然。必不作偽。不作偽則歸其天。故曰良能。程子曰良。知良能。

皆無所由乃出于天不
繫于人此學之本也

諭太學生

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始漢至今曾有
踰斯道而久於世者乎

道卽率乎天命之性者是也國祚永久人民
壽考皆由斯道而後得傳說有言曰學於古
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匪說攸聞卽此意也

朕統一寰宇育夷夏之烝黎偃兵未久創業未
周惟學校之設國之首務十五年春命工曹會

百工以構廟學逾五月工曹奏工已成矣是以
至師於是來生徒以受業期在育君子必履仲
尼之道以助後嗣共安天下之蒼生

此所謂崇正
學迪正道也

今師生皆至若不敕以學道之志明以亂常之
憲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所以志
於學者志在謙柔恭謹毋縱血氣之剛入我之
驟固守仲尼所云四非之篤慎日經旬以逾歲

月不變其所學。則賢人矣。雖齒落而頭童。何憂乎身不易耶。

四非者非禮勿視聽言動也。易猶變也。學以變化氣質如變愚為明。變柔為強是也。學之道不離當下。故積時為日。積日為旬。積旬為歲。積歲為老。傳說所謂時敏。孔子所謂時習。皆此意也。自所以志於學者而下。是敕以學道之志也。

邇來生徒多刁黨。尚此志者紛然。特奉命教之道。大傷學規。於斯不才。非獨時累於身體。將必常憲而不原。

尚刁黨之志而不能謙柔恭謹。時累於身體者。時刻之間。已為身體力行之累。不能變易此身者也。此一節明亂常之憲也。

若體朕意而學者。飯至而食。湯至而飲。晝惜寸陰而進業。暮燃燈而求精。有時問道於師。必跪而請授。若非此禮而問道。則繩愆廳紀之。特敕禮部條陳警戒。諸生勉之。故茲敕諭。

此一節總諭以學道而守憲也。一食飲皆道也。至而食且飲者。時中也。二語已盡學道之要。其晝進而暮求敬師而問道者。不過明此而已。問道必跪失禮。則紀皆教以謙柔恭謹。

而挫其剛驟之氣也傳說曰惟
學遜志務時敏此篇盡之矣

還經示僧

還反也經常也示開示也僧淨衆也常樂我
淨佛之四德淨而能常猶貞而復元也時至
胡元彝倫大泯民汚夷風
高皇起而肇修人紀反經常之道於斯世借名
淨衆以開示之亦以見民性
本淨非夷風所能汚染也

昔誠之說如金經千萬劫而不泯

昔古昔也昔誠之說謂古昔立誠字之名之
義也金者至堅之物也楞嚴經堅明立礙是
有金輪金之經千萬劫而不泯者形也誠之
經千萬劫而不泯者道也然則民生之常道其

惟誠乎是爲
反經之大旨

若或見之則沃聰者之槁心開愚昧之方寸

見者神與之會也沃潤也槁枯也方寸心地
之名也聰者賢智之士能竭心思故常枯槁
其心見誠則無事於思而槁心可沃愚昧者
本不能思方寸常閉然遇大知亦能開之所
謂提耳而誨可使不識一
字之凡夫立造神妙者也

嗚呼道哉覺哉孰能體之而無上守之而無爲 斯二字之所以然而然者其於漏盡者乎

道承不泯覺承見之哉歎詞體之守之指道
而言也無上無爲指覺而言也正覺則無上

大覺則無爲二字卽道字覺字也之所以然
而然言其精深奧妙未易窺測也漏盡者滲
漏絕盡言無漏也卽固
聰明聖智達天德之意

斯誠之說如浮雲之馳空若漚花之汎水電影
之逐風睡酣之幽夢斯果虛之謂歟實之謂歟

誠雖以不泯得名然非指有相之物便謂之
誠宇宙之間未有有相而不壞者也然則可
離相以求之乎離相又別無誠矣

至聖於此蓋難言之特設此四種譬喻以開示
人之悟入浮雲馳空謂無雲乎則馳者其何
物也謂有雲乎則既馳矣雲又何存也漚花
之汎水電影之逐風睡酣之幽夢亦復如是
謂之虛不可謂之實亦不可此中真是無實

無虛故誠之說當如是觀之此一節
申言不泯之意明道之所以然也

然必先覺覺之後覺然之又將愚昧而疑之嗚
呼清風搖水蟾影沉淵孰能機其所以然耶

先覺具正知見自能救度迷情後覺賴之不
墮邪見自能契受正理愚昧者不能不疑所
謂時士聞道大笑也然必二字承上貫下至
疑之止猶云此無實無虛之道無憑考證必
於一覺一然一疑處參驗乃信其然蓋
至聖大覺之後而見其必然如此因又歎息言
此道至妙無迹可尋一落思惟便生障礙如
水風之相感蟾淵之相涵不可思擬如此而
覺乃爲正覺此一節申言若或
見之之意明覺之所以然也

且曩之妙也。赤日升崑崙。神龍浴滄海。是又體之而非體。相之而非相。是皆着相而能耶。無相而智耶。

曩之妙指上文虛實之義。言赤日神龍皆有體相而非體相。日聚陽之精自無而有。龍純陽之德自有而無。能從有相生。智從無相出。日能升而龍能浴。謂之無相不可也。日智升而龍智浴。謂之有相不可也。

又必我相人相而較之。豈不廓落奔星。靜淵臨月。

較猶勘也。謂以我相人相與日與龍一較。勘之則有體相而非體相者。豈獨日與龍為然哉。我相人相亦非相也。惟其非相所以獨智藏焉。而為正覺之所自出也。奔星於廓落見無礙也。臨月於靜淵見不搖也。勘破人我之相者。其胸次如此。

是說是問。必九年之傳。善我明。不然。風翻月影。倒掛須彌。問石為舟。千艘浮水。巨木連枋。作大海底。是皆性理者耶。

是說指上文誠之說。如金等是問。指上文虛之謂。嗽等九年者。達磨少林面壁九年。今宗門之學。皆九年之傳也。善能也。至聖自言如上所說。所問非淺俗。可到必達磨。

所傳之人乃能明之風翻月影矯亂之見也
倒掛須彌顛倒之見也石舟浮水妄見也巨
木底海癡見也言此道苟不得正傳必作此
數等見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豈皆可以
為性理者耶嗟夫琴有妙音必彈於妙指苟
不至德安凝夫至道哉洪惟我

高皇闢乾坤於劫運揭日月以重新

躬資上聖全體太極總彰政教兼作君師乃於
萬幾之暇闡發道真一至於此堯舜之間僅
聞一中之訓義皇而上肇開一畫之遺道固
同符而我

高皇乃文之至矣臣敢頌為自玄黃剖判以來
第一聖人也正管蠡及此矣孔子告哀公曰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

辨之篤行之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

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高皇此篇開示實即孔子之說後學惑於訓詁

而失聖人之意久矣自今揚厲

聖謨而深思有得則誠為天為聖誠之為明為

強乃見真實然後知我

高皇不獨開萬世之太平

尤繼往聖之絕學也已

諭僧

此篇全彰性教破妄歸真大回混沌之初直
指無名之始以故教標無旨性揭無知誠孔
老之真詮大慈之正諦也非
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

佛始漢至教言玄寂機秘理幽以其有傳也抵

期而無教以其無教而有印心之旨

以佛始漢至發語可見此法是後世添捏出來便有掃除手段以後段段逐破雖釋迦不能置一喙玄寂幽秘皆因有相傳之法而然奈何佛將涅槃諸弟子請佛再轉法輪佛曰吾從來未曾說一字今云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是抵期而無教也夫既無教矣柰何又有印心之旨耶

愚不知旨故乃求旨切無乃顛慌恍惚茫昧於未判之先役累劫之丹衷何見一微塵之旨

智者合下識心便知原來無旨愚者惟聞有旨乃切切以求之則顛慌也恍惚也茫昧也

皆愈求愈迷之狀也遂欲求諸天地未分之前役心累劫何嘗見有一微塵之旨乎

云何以旨問旨故

問何故求之如是其切而竟不得微塵因自答言以旨問旨之故也以旨問旨猶云騎驢覓驢也

指空談空謂空無際而無依忽焉無倚愚不知踟躕不已特以色求色以音求音孰不以謂利便而可也歟

此節具愚人兩種見解一者着空一者着相其着空者認空無一物四無依倚為性而不

免踟躕之患其着相者認止心定息一切有為為性而不勝利便之喜可也歟問法之詞

斯愚問而求旨之切故聰者孰謂可歟既聰者不以為可將焉求諸所以然乎

愚者於上二見或疑或可在聰者皆不謂可聰者猶言善知識也道之員悟由耳根入者為多故號為聰者

而或云佛本昭示善道大張法門豈有味而又昧玄之又玄蓋昧在昧出玄在玄生故遠求之雖在天外遍歷八荒亦何有知之見耶

愚人因無處可求復作是見云佛本以善道昭示于人法門大開豈有味昧玄玄使人無可求之理豈知此理本昧本玄本無可求處本無知見處只在夫人善自識取耳如求旨之徒現在迷悶若有善巧方便者就在迷悶中出頭正昧也便從昧而出正玄也便從玄而生此所謂敗中取勝死中求活也孔子能近取譬之意亦與此同舍此別求則遠矣雖出天外歷入荒以求知見其可得耶此一團無知見處先德謂之黑漆桶永嘉云寂滅性中莫問覓是也下文詳言之

朕嘗聞知有好寢者通宵烈風迅雷而寢者恬然無覺此果心已矣乎神已矣乎果心已乎則

以心問心。果神已乎。則以神問神。不亦易乎。然此若是之易難。

嘗聞知者曾聞於人而知。表本無知也。人類以有覺者為心。能有覺者為神。今通宵烈風迅雷。人多覺焉。此人特以好寢而不覺。即此觀之。果心而止乎。神而止乎。若果此理。惟心以神問神。亦易易者。何至若是之難哉。惟其非心非神。即心即神。亦非即亦非。非而必待天下之大智也。

使佛見前。安不為諸徒之所辨。而知所措其法焉。法本無門。而有由道由何而止焉。焉知知止。

而無識焉。

佛何法之有。皆因諸徒妄求知見。欲辨而知不得已。與之剖析。故法由措也。人遂謂其大張法門。殊不知法何門之有。本無門。但有由耳。為諸徒徒求知而說。是其法之由也。引起話頭。何從止息。知止者止之於無識而已。

所以我空非空。我相非相。要見覲體無知之態。似奔星廓落。電影馳雲。或為虛妄而妄。則妄起無端。

我空非空空。即是相也。我相非相。相即是空也。此本覲體無知。而云要見者。亦權說也。實

無所見當此圓明之中似有星奔電馳虛妄之相然其起無端則無虛妄矣永嘉所謂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是法身也參到此處然後絕學無爲而知止矣

所以今之修者棄本宗而逐末猶不知陷身於水火將焚而灰溺而腐尚以樂而不逼以爲快哉斯愚不知旨故特以爲然或聰者自以爲利根雖搜空萬劫之虛靈亦何見旨之有耶

陷身於水火至於灰且腐尚以爲樂略無逼切回頭之意可爲憐憫顧此尚爲其愚而不知旨也又或有聰而不愚者卻不合自以爲利根自以爲見旨寧知從此墮落又是千生

萬劫耶

且以大藏教中諸佛泛言今之修者以爲經之泛耶旨之異耶若以經泛旨異則古智人夜孤燈于嶺外晝侶影於林泉趣不我知我不趣知愚豈不謂嗤嗤然而以爲譏乎

佛嘗言吾所說法如人食蜜中邊皆甜本無泛言亦無異旨也只爲世人執諸言詮故以爲泛且異而不知古之智人相忘於無言孤燈侶影情境俱忘而一部大藏俱了矣彼以經有泛異者安得不謂智人爲嗤嗤乎

審者以謂不然。動靜靜動。以爲天下樂。是則以爲智人便。信則以爲天下安。化則以爲天下幸。行則以爲天下福。

審者知之明者也。名之曰審者。以別上文聰者也。言審者則不如此作見。以爲智人之所爲。何心之有。或動或靜。惟適之安耳。適者天下之樂也。故智人便之而非嗤也。由是天下信佛則與天下安之。天下化佛則與天下幸之。天下行佛則與天下福之。蓋由其疑情已破。真實獨存。天下注其耳目而審者皆孩之耳。

朕罔知所以舉一大藏教。云諸佛之故。鑄磨鈍根而爲說法。朕不知法故。特以儒書之所云。子釣而不綱。設使綱而絕流。衆目旣張。了必歸于何處。假使誠有歸處。則一大藏經。添一倍不爲多。減一倍不爲少。孰盡去之。而願受謗。周無文而備有法。還契不立文字者。互相妄誕。如斯之說。特敕智禪而云乎。

鑄磨鈍根而爲說法。即上文言法無門而有由者也。歸于何處。即上文知止于無識者也。孰盡去之。而願受謗者。言誰能到此識止歸宗之地。將一大藏盡行除去。而甘受謗經毀。

佛之罪者乎佛始漢世當周時無大藏之文而法未嘗不備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再傳之後竟爲其宗徒互相妄誕世人還契悟否唐杜甫所謂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也若我是說特救智禪而云小智聞之何異說夢哉昔有禪師舉周行七步公案曰何不當時一捧打殺貴圖天下太平即此意也此篇文義深奧微妙極難解亦不容解也只宜鑄之金石與穹壤不朽緣志存闡揚故強爲詮釋顧猶管之窺天蠡之測海僅得其萬一而已善讀者當自得之

道患說

道患者道之可患者也世之有患人或知之而道之有患人未必知知道之有樂而不知

道之有患非善體道者也

道本無心非心不道事道道事心事事心本末

開張由來一乎

率乎天命之性者謂之道蓋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何心之有顧莫之爲莫之致安在卽其所爲所至者見之耳此非心所以不道也由此言之天下之至精者卽天下之至粗者也事卽是道道卽是事心卽是事事卽是心雖若有本末之分而由來則一而已人能於日用常行之間不着知識不牽意見如鏡現形隨來而隨見如鐘荅筵百扣而百荅鬼神不能窺陰陽不能管直往直來於宇宙之間夫何患焉

殊形異態。匿入幽微。當此之際。是何端的。問甚事勢之浮沉。漚花汎水。月印湍流。

人惟不認現前便入計度之私。千頭萬緒。展轉思惟。思惟之久。便自覓得一穩便處。所安頓着。自以為無限幽深。無限微妙。當此之際。又是何等端正的確。豈識此處正係道之大患乎。蓋道之為體。不即不離。非浮非沉。亦浮亦沉。如漚花之泛水。月印於湍流。明白見前。原無幽微捉摸不着。亦無端的無奈。計度之私入此。更不出頭。殊形異態。甘之而不覺。古德云。只因一念錯。現出萬般形。是已。

邇來透網掠花之蜂。車渠馬足之蟻。僥倖脫身。

於萬死迷不知其已也。蜂暢嗚嗚。然而超空。蟻快躡躡。然而超塵。是皆墮之又墮。迷之又迷。孰曾量之而論。擬之而疑。度後先之覺乎。

網蛛絲也。張於空際。以俟遊蜂。掛則食之。其大者能得雀蜂。以掠花為暢。而迷蛛網之患。蟻以趨膾為快。而迷躡踏之患。學道者以幽微端的為得。而迷喪失性命之患。中庸曰。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此之謂也。思量也。論討論也。擬比也。言此學道者。孰能思量及蜂蟻。而將自己工夫討論一番。且比擬此二物之有患。而反已自疑一番。以度後先之覺者乎。疑者入道之基也。古人之學。有疑。要到無疑。無疑。又要

到有疑疑過幾番乃得正覺後先之覺則易云先迷後得之意

今泛泛之徒興愛憎之勃勃起是非之翩翩反為誠者之憂心是何持教者耶

學道者精神切忌浮泛顏子所以見道卓爾者以其潛心仲尼也適所以量之而論擬之而疑者要自潛心所致泛泛者不能惟知是已非人方彼較此勃勃翩翩亦與蜂蟻之鳴鳴躡躡者等耳天下有誠者華落實存人而天者也方且憐憫眾生而此泛泛者不自憂反為誠者憂不知誠者步步着實而反憂其無成此其意亦自謂持教耳不知是何持教者耶大抵持教二字是學人病根未得云得得少為足知人之過而不自知其過都起於

欲持教耳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嗚呼非

高皇學造至誠安得決二豎於膏之上益之下也臣讀至此魂搖汗浹

三教論

夫三教之說自漢歷宋至今人皆稱之故儒以仲尼佛祖釋迦道宗老聃於斯三事悞陷老子已有年矣孰知老子之道非金丹黃冠之術乃有國有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闕者是也古今以老子為虛無實謬哉

老子生於周末至我明然後有
至聖知之非聖人之於天道亦有命耶非金丹
黃冠之術乃國家日用常行不可闕者確哉
聖訓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

其老子之道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已動以
時而舉合宜又非昇霞禪定之機實與仲尼之
志齊言簡而意深時人不識故弗用

密微密也其仁則同符三五其舉動則取法
天時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亦若是而
已豈仙家之昇霞佛家之禪定者哉言簡而
意深所謂密也按家語孔子問禮於老聃老
聃送之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
議人者也博辯宏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

惡者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為人臣者無以
有已孔子退而稱曰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味
斯言斯贊則
高皇以密字言之可謂當矣以老子之道齊於
仲尼亦有據而無疑矣奈何學者至今尚惑
于韓愈原道之說視為異端棄孔子之所尊
倍
高皇之明訓可勝罪哉

為好仙佛者假之若果必欲稱三教者儒以仲
尼佛以釋迦仙以赤松子輩則可以為教之名
稱無瑕疵况於三者之道幽而靈張而固世人
無不益其事而行於世者此天道也

老子非仙當與儒爲一家仙自有仙之宗若赤松子輩是也儒佛仙三教皆不可闕佛仙之教幽而靈儒之教張而固皆益於人而行於世者實天道也天之愛人甚矣故張三者之教以收攝人之聰明相協人之居止豈偶然哉以上皆明老子之非仙而仙教別自有宗當與儒佛並行

高皇統一聖真可際見矣

古今人志有不同貪生怕死而非聰明求長生不死者故有爲帝興之爲民富者尚之慕之有等愚昧罔知所以將謂佛仙有所誤國扇民特敕令以滅之是以興滅無常此蓋二教遇小聰

明而大愚者故如是

以貪生怕死而興之者妄也憂其誤國扇民而滅之者亦妄也小聰明以滅之者言大愚以興之者言

昔梁武好佛遇神僧寶公者其武帝終不遇佛證果漢武帝魏武帝唐明皇皆好神仙足世而不遐舉以斯之所欲以斯之所不驗則仙佛無矣致愚者不信

數君皆用妄求妄其不驗固宜而仙佛未嘗無也遂生不信之心不亦愚乎

若左慈之幻操，樂巴之喫酒，起貪生者慕。

左慈、樂巴二人皆得幻術者，非真仙佛也。而貪生者慕之，妄矣。

若韓退之匡君表，以躁不以緩，絕鬼神無毫釐。

惟王綱屬焉，則鬼神知韓愈如是，則又家出仙

人。

韓愈字退之，唐憲宗朝表諫迎佛骨，有奉佛彌謹。年代彌促，及其身既死，其鬼不靈。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等語。是以躁不以緩，絕鬼神無毫釐也。王綱治天下之綱常也，屬與也。明有法度，幽有鬼神，二者表裏以扶世教。今絕鬼神而獨與王綱，是謂

邊見家出仙人韓湘是也。湘退之猶子，得仙術，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花，中湧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及退之貶潮陽，乃驗其句。退之所知者，可見可聞之道，而所昧者不可見不可聞之道。鬼神特出仙於其家，以破執導迷，非無意也。高皇心通造化，所言真實，不虛。臣嘗以二事驗之：昔有一人作無鬼論，鬼乃現一書生，謁之。雄譚逸發，極論至於鬼神之際，其人出論示之。書生曰：止，我便是鬼。公安得言無語？訖不見其人。乃悟而焚其草。此一事也。然猶故記所傳也。臣歲丁亥，與友人尚寶丞孟秋坐於安福敞，止正論鬼神有無。孟秋執無良久，其家僮芒芒然來云：今者宅上見一鬼，家人握刀斬之，鬼避入墻廡之下。又追逐之，乃躍之隣舍矣。豈非所謂鬼神知而故現者哉？

此天地之大機以爲訓世。若崇高者從而育之。則世人皆虛無。非時王之治。若絕棄之而杳然。則世無鬼神。人無畏天。王綱力用焉。

好仙佛不得仙佛。絕鬼神反見鬼神。蓋因此道非有非無。一落邊見。不惟喪道。亦兼喪世。故天地恒因人之偏而矯之。此訓世之大機也。天地豈有意哉。亦道固然耳。君子之學。亦猶是也。欲於實處用功者。偏無一事之實。欲於虛處用功者。偏無一念之虛。何也。實生於虛。說實卽不實。虛亦生於實。說虛卽不虛也。王綱力用言治之勞也。諭僧純一。敕云。昔釋迦之道。孤處雪嶺。於世俗無干。及其道成也。善被兩間。靈通上下。使鬼神護衛而聽。

故世人良善者漸多。頑惡者漸少。所以治世人。主每減刑法。而天下治。非君減刑法。由佛化博被之然也。

於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書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惟常是吉。

仲尼之道。顯明共覩。共聞陽德也。故爲世教之主。佛仙之道。幽靈不可覩。聞陰德也。故爲世教之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二氣。不可闕一。故曰。皆天道也。然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得其常。則吉。失其常。則凶。近世士夫。談禪失

宗毀形變服。惟淨土之事者。謂之不失常。吾不信也。

嘗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濟給之理一。斯世之愚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

無二道者。有常道也。無兩心者。有常心也。仲尼之道。明故其持身榮仙佛之道。幽故其持身儉儒者。任國家之事。則可以受朝廷之祿。爵佛仙不預世事。則草衣木食。乞化為生。所以勸人無貪着也。濟給之理。豈不一乎。世人皆愚。恒賴三教以化之。一有智者。必為三教攝受。為將來教主。自三教立而生人之命脉。有所繫矣。然非我。

高皇聰明之大。安能洞見其然而處之。各得其宜哉。皇極之敷言曰。無偏無諛。無作奸無作惡。上下萬億年。求其盡之者。高皇而已。愚臣何幸。躬逢其盛。

道德經序

朕本寒微。遭胡運之天。更值群雄之並起。不得自安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不數年。脫他人之所制。獲帥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代元。統育黔黎。即帝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晝遑。

遑慮穹蒼之切鑒。於是問道諸人。人皆我見。未

達先賢

臣嘗莊誦大誥云。昔我中國先聖先賢國雖運去。教猶存焉。所以天命有德。惟因故老。不旋踵而治。以其教不迷也。胡元之治天下。風移俗變。九十三年。又曰。華風淪沒。夷道傾頽。學者以經書專記。熟爲奇。其持心操節。必格神人之道。略不究衷。由此觀之。

高皇之用心良苦矣。武王訪道後世。頌聖乃其時。有箕子之可訪也。國初舉世茫然。孰爲箕子。然則我

高皇之學。奚自而得之意。必有異人焉。而隱其姓名乎。當時儒生學士。侍帷幄。備顧問者。雖不乏人。由今而論。其世曾不足以窺斯道之

籬而矧躋其堂奧哉。若

高皇者。表裏洞徹。終始大明。誠不知其所自也。然非道泰二百餘年。諸大儒迭出。商榷此學。至于今日。愚臣有一念之明。雖見

高皇之書。亦不足以測其涯也。噫。盛矣。

一日試覽羣書。檢間有道德經一冊。因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理。其文淺而意奧。莫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又獲他卷。注論不同。再尋較之。所注者。人各異見。因有如是。朕悉視之。用神盤桓其書。久之。以一已之見。似乎頗識。意欲試注。

以遺方來恐令後人笑於是弗果

老子之學致柔處下

高皇首敘其問道之無得繼述其讀老之勞神乃曰似乎頗識乃曰恐後人笑謙冲之意藹然則柔下之道以身體之矣愚臣聞之能解說而不能躬行者謂之誦經侮聖若高皇者解之以身者也則其所解安得不如數家塚如觀掌果哉

又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而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

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恐

朝刑暮犯聖心之恐斯增法解民平聖心之恐斯減因經言而感觸遂更政以從經聖心之虛尤可想矣

復以斯經細觀其文之行用若濃雲藹群山之疊嶂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架空谷以秀奇峰使昔有鬼巖倏態成於幽窅君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則又若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覩實相雖形體之

如然探親不可得而捫撫

此段正闡道德經之妙歷歷取喻濃雲疊嶂一也空谷奇峰二也崑巒幽壑三也混沌鴻濛四也淵月鏡象五也皆形容經之言借名以表道而終有不可道不可名者存學之者雖不能無所見而不可以執見正與上文問道諸人人皆我見又與上文各異見故有如是等相應且將上文一已之見似乎頗識二語自家破除不用真聖人之說經也世儒執指為月夢中說夢者視此天淵矣

况本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中宵

而深慮明鏡水月形體如一卻乃虛而不實非著象於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捫身則知己象之不虛是謂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二之指微

夫使經言真無着落則歸于虛無而已孰知道不遠人萬法歸一不離現在便是華藏世界古詩云仙人五色雲中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物外求真之謂也

遂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筆強為之辯

論未知後世果契高人之志歟。朕雖菲才。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故悉朕之丹衷。盡其智慮。意利後人。是特注耳。是月甲辰書成。因爲之序。

曰至根曰上師曰極寶何尊之至此哉葛仙嘗敘是經末云唯有道者寶之是以孔子曰吾見老子其猶龍乎與我高皇之推尊一也葛仙之云不誣矣

心經序

二儀久判。萬物備周。子民者君。君育民者法。其

法也。三綱五常。以示天下。亦以五刑輔弼之。

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是謂三綱。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謂五常。墨劓。荆宮。大辟。是謂五刑。綱常出於天之秩。敘五刑出于天討。法固如是也。提一法字。則儒佛兼攝。而佛之不異於儒。不言而喻。至聖立言。何其妙哉。

有等凶頑不循教者。往往有趨火赴淵之爲。終不自省。是凶頑者。非特中國有之。盡天下莫不亦然。

火不可趨。淵不可赴。夫人而知之也。惡而至於凶。愚而至於頑。天奪其鑒。昏然無知。尚且

以淵火為快樂之地非但刑罰不及不省其
愆雖五刑加諸身亦終不自省則刑之所用
自此而窮矣

俄西域生佛號曰釋迦其為佛也行深願重始
終不二於是出世間脫苦趣其為教也仁慈忍
辱務明心以立命執此道而為之意在人皆若
此利濟群生

佛從無數劫供養無數佛是其行之深誓度
無量眾生切成佛是其願之重說法四十
九年不曾說一字是其始終之不二也出世
間者不出而出也脫苦趣者不脫而脫也仁

天小果猶能化凶頑為善何況聰明者知大乘
而識宗旨者乎

佛諸大弟子名見諸經聰明以耳目言非根
非塵超出蘊界者惟聰明為然性理者綱常
之根本也得其根本枝葉花果自然全具人
各獲福者為善之報也人天小果以其修行
善事之多寡大小為果報或生人間或生天
上而同云小果者對佛之大乘言之大乘即
佛之一乘更無餘乘也

如心經每言空不言實所言之空乃相空耳除
空之外所存者本性也所以相空有六謂口空

說相眼空色相耳空聽相鼻空嗅相舌空味相
身空樂相其六空之相又非真相之空乃妄想
之相爲之空相

相如寄宿之客本性如居亭主人凡有相者
皆不能久故曰相空其不隨相而壞者則實
矣雖然其不隨相而壞者非離相也口之於
說眼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嗅舌之於味
身之於觸便是實相此中過去心不可得未
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而欲得
之乃妄想之相而爲空耳
成四大墮輪回皆是物也

是空相愚及世人禍及古今往往愈墮彌深不
天小果猶能化凶頑爲善何況聰明者知大乘
而識宗旨者乎

佛諸大弟子名見諸經聰明以耳目言非根
非塵超出蘊界者惟聰明爲然性理者綱常
之根本也得其根本枝葉花果自然全具人
各獲福者爲善之報也人天小果以其修行
善事之多寡大小爲果報或生人間或生天
上而同云小果者對佛之大乘言之大乘即
佛之一乘更
無餘乘也

如心經每言空不言實所言之空乃相空耳除
空之外所存者本性也所以相空有六謂口空

說相眼空色相耳空聽相鼻空嗅相舌空味相
身空樂相其六空之相又非真相之空乃妄想
之相爲之空相

相如寄宿之客本性如居亭主人凡有相者
皆不能久故曰相空其不隨相而壞者則實
矣雖然其不隨相而壞者非離相也口之於
說眼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嗅舌之於味
身之於觸便是實相比中過去心不可得未
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而欲得
之乃妄想之相而爲空耳
成四大墮輪圓皆是物也

是空相愚及世人禍及古今往往愈墮彌深不
知其幾斯空相前代帝王被所惑而幾喪天下
者周之穆王漢之武帝唐之玄宗蕭梁武帝元
魏主壽李後主宋徽宗此數帝廢國怠政惟蕭
梁武帝宋之徽宗以及殺身皆由妄想飛昇及
入佛天之地

佛有兜率天忉利天之說有淨土九品蓮之
說皆就衆生所見之境言之謂之有則非見
聞所及謂之無則衆生見境歷然佛拯人於
愛河欲海之中姑以此樂發人之想想勝愛
輕然後引歸正道如以竹竿提人於陷溺之
中既出陷溺便當捨却竹竿着乾衣還家室

方得安樂若一向執定竹竿則竹竿仍為死地與未出陷溺何異是故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豈不能為非飲食之禹哉而卒受桀紂之禍者竹竿亦陷溺也可以例餘帝矣

其佛天之地未嘗渺茫此等快樂世嘗有之為人性貪而不覺而又取其樂人世有之者何且佛天之地如為國君及王侯者若不作非為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如不能保守而偽為用妄想之心即入空虛之境故有如是

快樂不離現前舍現前而進求者為舍看現前而不舍者為取貪者固求樂反若取者亦

變樂為苦此世所以常苦也國君王侯以境土為佛天由此而下之則卿大夫以所祇為佛天士庶人以所業為佛天又細而分之即人所立之地所與之人所應之事無處無時非佛天也能不離此而不貪不即此而取其樂無涯一生貪取之心便是妄想空虛而投苦海必矣昔有人問六祖涅槃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祖曰斯乃執吝生死耽着世樂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身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回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祖之所答即

高皇此章
之旨歟

斯空相。富者被纏。則姪慾並生。喪富矣。貧者被
纏。則諸詐並作。殞身矣。其將賢未賢之人。被纏
則非仁人君子也。其僧道被纏。則不能立本性
而見宗旨者也。所以本經題云心經者。正欲去
心之邪念。以歸正道。豈弗救之妄耶。

極言貪取之害如此。佛欲去此之邪歸此之
正。故以心經演教。以導君子。訓小人。非空虛
而不實也。